

后浪出版公司

生命的寻路人

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

The Wayfinders

Why Ancient Wisdom Ma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加) 韦德·戴维斯 著 高伟豪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生命的寻路人

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

The Wayfinders

Why Ancient Wisdom Ma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加) 韦德·戴维斯 著 高伟豪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寻路人 / (加) 戴维斯著; 高伟豪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502-3347-8

I . ①生… II . ①戴…②高… III .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4402 号

THE WAYFINDERS: WHY ANCIENT WISDOM MA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CBC MASSEY LECTURE)

by WADE DAVIS

Copyright: ©2009 BY WADE DAV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为加拿大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授权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大家出版授权使用。

生命的寻路人

著 者: (加) 戴维斯

译 者: 高伟豪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张 鹏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面设计: 罗志伟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5 千字 720 × 1030 毫米 1/32 6.25 印张 插页 3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3347-8

定价: 2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棕鬃狗的季节	1
比生物灭绝更快的语言	3
遗传学与文化多样性	7
从未走出非洲的古老民族——闪族	18
第2章 寻路人	31
文明与文明的奇特相遇	33
刻意扭曲的事实	37
波利尼西亚人的起航	43
寻路人——画在心里的导航图	47
独木舟——征服大海的勇气	65
第3章 巨蟒之族	69
女战士的国度	71
“伪天堂”亚马逊	76
巨蟒之族——印地安人的神奇传说	83

第4章 神圣地理学 101

以科学为名的破坏 103

令人疯狂的古柯叶 109

天地间的永恒法则 122

梦之国 128

神圣水源 138

第5章 风的世纪 141

人间的伊甸园 143

权力与文化的冲突 145

被现代文明摧毁的浪漫生活 150

来自佛陀的智慧 156

守住传说 160

承认其他文化之美 164

被强迫改变的文明 171

当下环境危机的缘由 181

不可失去的古老智慧 184

在路上 185

出版后记 190

第1章 棕鬣狗的季节

SEASON OF THE BROWN HYENA

我希望各地的文化之风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
但我不愿被连根吹走。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比生物灭绝更快的语言

旅行之中，我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保有传统的人们一起生活。这些人在微风中感受到历史，在雨水刷亮的石头上触摸到过去，在植物叶子的苦味中品尝着古老。亚马逊流域的美洲豹萨满巫师还在银河外漫游，北美因纽特族耆老的神话仍能以其意涵引发共鸣，西藏的佛教徒也还奉行着佛法法门。知道这些故事，我们便能记住人类学的核心启示：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存在于某种绝对的意义中，而是现实的一种模式，是我们的特定文化谱系在许多世代之前做的一连串智性与心灵抉择的结果，成功与否则另当别论。

无论我们的旅伴是在婆罗洲森林中游牧的本南族、海地的巫毒侍僧、秘鲁安第斯高山上的巫医、撒哈拉红沙中的塔马奇克骆驼商队，抑或是珠穆朗玛峰山坡上的牦牛牧民，这些民族都在教导我们，世上还有别的选项、别的可能，也还有另一种思考地球并与之互动的方式。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充满希望。

无数文化交织成生命的智慧与精神之网，覆盖了整个地球。对这个星球上的芸芸众生而言，这些文化跟生物的生命之网，也和我们熟知的“生物圈”同等重要。你可以把这个社会的生活网看成一个“族群文化圈”（ethnosphere），这个词或许最能概括人类自有意识以来，透过想象而形成的思想和直觉、神话与信仰，还有想法及灵感。族群文化圈是人类最伟大的遗产，是我们梦想的产物、希望的化身，代表我们全体的存在，以及人类这一求知若渴、适应力惊人的物种所创造的一切。

“生物圈”（生物的生命母体）因栖地破坏及动植物物种灭绝而受到严重侵蚀，同样地，族群文化圈也面临威胁，只是速度更快。举例来说，没有生物学家敢断言 50% 的物种已濒临绝种，这几乎是生物多样性最接近末日的情景，但若是声称文化多样性面临的是此种程度的濒绝，那么，用太过乐观来形容也都还太过乐观。

语言失传便是关键指标。语言就像是“煤矿坑里的金丝雀”^①。一种语言绝对不仅是一组文法或词汇。语言是人类的灵光一现，特定文化的灵魂与物质世界接触的媒介。每种语言都是心灵的古老森林、思想的分水岭、精神潜能的生态系统。

在现今七千种还在使用的语言中，有整整一半的语言并未传给下一代。事实上，除非做出某些改变，否则这些语言

^① 由于金丝雀对瓦斯非常敏感，微量瓦斯就会让金丝雀焦躁、啼叫甚至死亡，因此矿工会将金丝雀放在矿坑中作为是否要逃跑的判断工具。“煤矿坑里的金丝雀”便有早期预警的意思。——译注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会消失。世界上有半数的语言正濒临灭绝。想想看，你将被沉默包围，成为族人里最后一位讲母语的人，再也无法传承祖先的智慧，无法预见后代的前景，还有比这更孤寂的事吗？这种悲惨的命运在地球上大约每两个星期就发生一次，成为某些地方、某些人的真实困境。平均每十四天就有一位老人死去，某种古老语言的最后几个音节也跟着他／她进入坟里。这件事意味着，在一两个世代之内，我们将会目睹整整半数的人类社会、文化和智慧遗产消失殆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看不见的真相。

有些天真的人会问：“如果我们都讲同一种语言，世界不是会更美好？促进沟通不是让我们更容易相处？”我的答案总是：“这想法很好，但让我们把那个共通语言换成北美海达语或西非约鲁巴语、北美拉科塔语、北美因纽特语或非洲闪族语。”人们马上就能理解不能讲自己的母语所代表的意义。我没办法想象一个不能说英语的世界，原因不在于英语是多美的语言，而是因为英语是我的语言，英语完整展现了我这个人。但同时，我也不希望英语像某种文化神经毒气那样消灭其他的人类之声，清除世上其他的语言。

语言在历史上也是来来去去。巴格达的街上已经听不见巴比伦语，意大利的山丘上也没人讲拉丁文。让我们再次将语言比拟为生物。虽然灭绝是自然现象，但大体而言，在过去的六亿年间，物种形成以及新型态生命演化的速度比绝种来得要快，世界因而越来越多元。拉丁语在罗马逐渐消逝，却在罗曼语系（Romance languages）的语言中找

到新的表达^①。如今，正如生物学家认为动植物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迅速灭绝，语言也正以类似的速度死亡，不再有后人传承。

生物学家认为可能有 20% 的哺乳类、11% 的鸟类和 5% 的鱼类正受到灭绝的威胁，植物学家也预计植物多样性将会减少 10%，而同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则目睹半数现存于世界上的语言即将消失。有六百多种语言的使用者在百人以下，约三千五百种语言只有全球 0.2% 的人口使用。相比之下，最普遍的十种语言则蓬勃发展，有半数的人类以之为母语。八十三种语言的用户加起来便占去世上整整八成的人口。但是其他声音所构成的诗、歌曲和知识呢？正是这些文化守卫、监护着世上 98.8% 的语言多样性。难道长者的智慧只因为他或她沟通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比较不重要吗？难道民族的价值只在于其人数吗？正好相反。每一种文化都是家族树形图的重要分支，都是知识与经验的宝库。在未来，这些文化也可以是我们找寻灵感与前景的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海尔（Ken Hale）在过世前不久说：“当你失去一种语言，就等于失去一种文化、一项智慧遗产、一件艺术品。那就好像丢一颗炸弹到卢浮宫。”

我们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又能为此做些什么？近

^①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使用的语言，虽然后来已消亡，却深刻影响后来西方世界的语言与文明，其中便包括当代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所属的罗曼语系。——译注

年来有些书籍歌颂席卷全球的科技与现代性，提倡世界是平的，人类无需通过移民来进行改革。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融合成单一实体，由特定的经济学模型主宰，到处都将能够看到未来，而且是立刻看到。每当读到这些书，我只能说我走过的世界一定跟这些作者不一样。我有幸见到的世界，几乎可以保证不是平的，这也是我希望通过这系列演讲来呈现的。这个世界高高低低，遍布山巅与低谷，充满引人好奇的异象或妙不可言的事物。历史并未停下脚步，在今日，文化变动与转化的过程也一如既往充满活力。那些只用自己那套单一文化典范来理解各种经验的人，看到的世界只有单一色调。但对于那些用双眼去看、用心去感受的人而言，这世界依旧保有丰富而复杂的心灵地貌。

遗传学与文化多样性

要颂扬文化和多样性，结果却从遗传学开始谈起，听起来似乎很怪，但这的确是一切的起源。我在国家地理学会的朋友兼同事韦尔斯（Spencer Wells）主持学会的“基因地理计划”（Genographic Project）^①已近十年，这项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试图要从时间和空间追索人类原始的发展历程。而韦尔斯和其他人口遗传学家的研究结果揭露了

^① “基因地理计划”始于2005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IBM联合发起，在世界各地采集不同人种的十万份样本，然后将基因分析用于解释人类在地球上的迁移史，绘制出“基因地图”。——译注

当代科学的重大发现。正如同韦尔斯所言，我们是十亿年来演化转变的成果。以四个简单字母编码的人类 DNA 就像是份历史文件，可以回溯生命源头。这则史上最浩瀚的故事诉说着探索与发现，不止留存在神话里，也流在我们的血液中，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段章节。

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由一种神奇的东西所驱动，即双螺旋体。由四种分子（四个简单的字母 A、C、G 和 T）构成的双螺旋体以复杂的序列相连，编写出人类存在的脉动。人体的深处包裹、盘绕、编织着六十亿位元的数据。倘若将一个人体内的 DNA 摊开来排成一直线，这条线不只能排到月球，还能从地球绕月球三千圈。当然，在实际生命中，这条链子、这个神秘的遗传，是分裂开来，包在四十六个染色体里世代相传的。在每组新配对、每个新生儿中，这些染色体都会洗牌重组，因此每个人生下来都会从父母基因中得到一组独特组合。

关键线索在于每个细胞核都有 Y 染色体，这是决定男性性别的要素，延伸的范围约含五千万个核苷酸，几近完好地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每个细胞的线粒体，也就是制造能量的细胞器中，DNA 也是如此几近完整地代代相传，然而是由母亲传给女儿。正因如此，这两条 DNA 就像是时光机，为我们开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

人类 DNA 的三十亿核苷酸中有 99.9% 是人人相同的，但剩下的 0.1% 就是谜底。因为原始编码的差异，本身就藏着追索人类祖先发源的重大线索。在基因数据转录与复制

的过程中，三十亿位元的数据难免出现差错，例如在字母 A 应该出现的地方跑出 G 来，这就是突变，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基因不会猛然剧变，很少因为单一突变就出现表现型变异^①。基因编码里单一字母的置换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肤色或身高，更遑论其智力或命运。不过，这样的基因变化的确牢牢编码在此个体后代的基因里。这些经由遗传得来的单一突变便是基因标记，也是韦尔斯笔下的“缝焊与点焊”（seams and spot welds），让人口遗传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间得以重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故事，其精准程度在一个世代以前无法想象。透过研究个体间的 DNA 相异处而非相同处、长期追踪 DNA 标记的表现，或同时观察数以千计的标记，便可确定族系血统。两株相互交缠的演化之树，一株来自父与子，另一株则源于母和女，构筑出一整场人类时空旅程的轮廓。

大约在六万年前，所有人类都居住在非洲，这已是无人异议的科学共识。之后，气候与生态条件可能生变，使得非洲草原沙漠化。一小群男女幼小，可能少至一百五十人，走出了古老大陆，成为史上的第一批移民。驱动人类几波大迁徙浪潮的动能为何，我们并不全然清楚，不过可以想象，对食物与其他资源的迫切需求是主要原因。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的承载力，就会有人离开出走。DNA 纪录透露这一

^①表现型（Phenotype）是生物学名词，意指一生物的外观形貌或成分，例如高度、色泽与血型等特性。在过去无法直接观察 DNA 的年代，表现型就成为判别一生物基因型的重要元素。——译注

小群人离开时，只带走非洲人口基因多样性中的一小部分。我再重申一次，这些差异并不会反映出表现型，它们只是标记，在一幅辽阔的文化地图上标出记号，透露我们的祖先在何时何地踏上了康庄大道。

第一波移民沿着亚洲海岸线展开，距今五万年前便已跨越亚洲的下腹部抵达澳洲。第二波移民则是经由中东移往北部，再转向东，约四万年前再次分裂，往南迁徙至印度，向西向南经东南亚至中国南部，往北进入中亚。接着从这里开始，两起迁徙将人群带离世上最大一片陆地的心脏地带上的险恶群山，向西前往欧洲（三万年前），向东至西伯利亚（两万年前）。最后，约一万两千多年前，又有新一波移民离开中东进入东南欧，也有人从中国往北迁，一小撮猎人跨过白令海峡陆桥，建立人类首次在美洲出现的纪录，而他们的子孙则在两千年内抵达火地群岛^①。我们人类从非洲的简陋发源地出发，经过一场为时四万年、延续两千五百个世代的旅程之后，已经在世界上所有适合人居的地方落脚。

在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解释何以基因研究如此重要，因为这确实能为下文即将触及的主题与议题提供基础。除了阿波罗从太空传回来的地球影像之外，科学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是解放人类的灵魂，使我们脱离自有记忆起便折磨着我们的浅薄偏见。身为人类社会学家，我

^①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南美洲最南端的岛屿群。——译注

所受的训练使我相信历史与文化是影响人类事务的首要关键。人类学始于试图解读相异的他者，希望能藉由接纳各种独特新奇的文化特色与可能性，使我们更能欣赏并理解人性及人类本身。不过，从一开始，这个原则便不断被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挟持。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家面对达尔文演化论的冲击，却依然努力分类各式物种，同时期的人类学家却成了王权的仆人，被派去遥远的属地充当帝国代理人，任务是了解陌生部落的民族和文化，并从中找出管理和控制他们的适当方法。

从研究鸟喙、甲虫及藤壶^①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演化论，悄悄地渗入社会理论，某种程度上正切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人类学家斯宾塞（Hertbert Spencer）正是提出“适者生存”一词的学者。当时美国正利用黑奴的劳力建国，而英国则阶级分明到富家子弟的平均身高竟高出穷苦小孩十五厘米之多。这套理论为种族和阶级差异提供了科学解释，自然广受欢迎。

演化论认为时间会带来改变，加上维多利亚时代迷信进步，两者结合，影射了人类事务也有其进程，也有一道通向成功的阶梯，领着人们从原始进入文明，从非洲部族村落走到伦敦与炫目的繁华大街上。世上众文化因此成了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展示的每个社会都代表镶嵌在时间轴上的演化片刻，任何阶段都在想象中向上通往文明。这

^①藤壶（Barnacles），甲虫类的一种。——译注

样的想法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笃定的正义感，也就是进步的社会有义务去协助落后者、去开化野蛮民族。这种道德责任同样非常符合帝国需求。

“我们刚好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 罗德斯^①说过这句名言，“我们在世界上越多地方定居，对人类就越好。” 第十一任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也同意这一点，他写道：“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比大英帝国更伟大、更有益于全人类，我们必须全心全力去维持其存在。” 当被问及为何印度的殖民政府连一个印度本地人也没雇用，这位总督回答：“因为在这个次大陆的三亿人口中，没人能胜任这份工作。”

人类学家建构了种族至上论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优越感之后，便着手证明他们的观点。而以错误的科学测量来研究人类，始于所谓的颅相学家。他们用圆规和直尺去测量并记录头盖骨形状的细微差异，因为他们假定这种差异会反映人类智能的先天差异。不久后，体质人类学家对全世界各种族的人进行测量与拍照。这些方法全有个极为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光凭比较人类的身体部位、臀部形状、头发的质地，以及皮肤颜色（当然了），就能将各人种完整地分门别类。生物学分类之父林奈在 18 世纪晚期就已认定所有人类都同属于 *Homo sapiens*（人属智慧种，智人），意思是“智慧之人”。但他为了避免出错，多分了五个次

^① 罗德斯（Cecil Rhodes），19 世纪英国商人、南非矿业大亨，于 1880 年成立钻石采矿公司 De Beers。——译注